

評點東萊博議

鑄記書局印行

批評東萊博議卷四

上海鑄記書局校印

崇明馮泰松雲伯重刊

穆伯襄仲

文公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長仲聘焉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廢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

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離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叔敖反之復為兄弟從之如初

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為非問修怨於小人則以為是二者皆未為定論也專於報怨者商鞅范

雎之徒耳專於忘怨者老聃莊周之徒耳吾聖人未嘗修怨亦未嘗忘怨權其小大輕重而中

持衡焉未嘗倚一偏而主一說也穆伯為襄仲聘婦于莒中道而奪之夫豈細怨也哉而惠伯

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始釋其憾終全其恩彼非不知輕重大小之所在也蓋穆伯之於襄仲兄

弟也怨之小大輕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間豈較小大輕重之地哉以人合者有時而離以

天合者無時而離兄弟之屬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固大矣重矣以

天觀之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而不可離豈以恩怨而加損哉兩賜變於前而太虛之真體未

嘗動也恩怨交於前而兄弟之真情未嘗動也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

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不然豈惠伯立談之頃所能解耶焚廩捐階之虐

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絕者非以德報怨也以

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蓋鬱陶思舜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

指出象之天即傲弟不安不化于善

兄弟屬天人皆知之說得親切快

將小大輕重又進一步

怨之於人善矣不修不忘說得極平極

反觀一向之重已在此

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使惠伯立於舜之廷。將化於舜之天。而不自知。爾雖有喙三尺焉。彼用。

李衷一曰

中段提出天合覺
恩怨皆有所不及

朱字綠曰

兄弟之間不可較怨
一語可救人倫之患

張明德曰

恩怨報復之理總是人情天理四字
可以解釋得清楚穆伯為襄仲娶于

莒中道而奪之怨執甚焉而得惠伯之片言委曲調護於其間釋怨而全恩文於平溪中說得親切醒快中間喚
出天合二字更見根底千古入倫之變於舜而極而入宮之後處之恬然胸中純乎天理又何人情之不合也

先軫死師

信公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壘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
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

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
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騶以公命贈公明孟明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費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
一青掩大德狄伐晉及其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
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此數語言悔心難發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很者遂也。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

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然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

轉入難持

憂其難持。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焦然不能以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

心中曲折搜剔殆盡絲毫難瞞

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

難持之累

史各作小喻

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非遇大風。則不回。苟

即微題而文勢動捷

無以持之。因風而反溺者多矣。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焉。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觀先

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自持也。軫以不顧而唾。無禮於君。及箕之役。深悔前過。

免胄而死於狄師。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為元帥。總三軍之重。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貽笑。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生過。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為能持之。使軫果能持其悔。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真樂。何至輕殺其身哉。惜乎。軫之不能持其悔也。

孫月峰曰

寫人情慙慙如見乃知不深維世故不可以為文章

王鳳洲曰

只就悔心難持四字翻論到底句句名言

朱字綠曰

說不能持悔心引風一段為喻極親切有味。先軫為人大約氣質

粗猛始而唾其君既而死於敵同一暴氣也其唾君也為國事其死敵也亦為國事初非有所私但於寇之既縱即爭之已違而何至於唾於寇之方來正當嚴大帥之旗而何為免賈以投其鋒是所謂血氣之勇不能自克者也東萊欲之舒泰恬愉之樂似非所以告戰陣之士然敦詩說禮乃大將才則其言未為迂也

張明德曰

拈定難持二字十迴百折反覆辨難直窮到無可生發處總是得孟子養氣大意推動得透後又歸根治心上頭正是持其志無暴其氣之意先軫果操持到這等地位又何有免賈入

師之事乎先生不獨行文勝人幾善即此篇末引先軫以舒泰恬愉之樂乃東萊先生進將才以學問合作風流之儒將耳若謂非所等經濟此等學問亦周程張朱道派也

以告戰陣之士拘矣夫戰陣之士軍中自有紀律尤當聽命於大帥之旗鼓亦非可以粗暴

猛戾為也

相術

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叔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昭公二十八年叔向

娶于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皂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婁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為笑。適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

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廁迹於巫醫優伶之間。仰視

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譏諛與相師辨。連簡累牘。

而不已。是書一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以謂我何人也。彼何人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辯而

與我爭曲直。若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相勸相勉。相形之術。遂

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也。

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概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

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

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禍。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

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耶。孔子以謂天下之

曲技小術。雜然而不可縷數。如蜩蟬。蠹龜。自鳴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輕重。荀獨取其一而辯

焉。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反

為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辯。無故而為吾

道增一異端。非荀卿之罪耶。吾嘗觀孔子周游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

顓臾也。項類皋陶也。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乃若吾夫子之門

術者原不敢與吾道爭

應荀卿其不自愛

提出孔子歷例荀卿

二人言禍福非非相術孔子猶不取

反向推孔子之意以入荀卿之罪

再應不自愛從孔子身上說相術不必非但付一笑

孔子相書

步趨之術。勃如愉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曾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以相人。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茅鹿門曰

未一段語帶調笑正。完其不足與辨之意。

孫月峰曰

絕異端以不辨自是聖人居上流之法而又就相冷敲熱棒痛喝一番奇文妙義匪夷所思。

楊升菴曰

落筆何等

胸次曠然可想

袁中郎曰

掀翻名理之窰而妙在以游戲出之

朱字綠曰

說小術不足與較占得地步高發得議論透。荀子謂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益為小人。亦是透闢之論。然較難形相善而心術亦善。越椒伯石形相惡而心術亦惡。故不若置之不辨為得也。

張明德曰

星相術數之說各立門戶。非聖賢光明正大道理與之辨論。已於吾道樹敵篇中引孔子以為証據。深闢荀卿非相之篇多此一說。自是術道正旨。又從孔子身上說出多少相法。東萊善於解嘲。另是一種筆法。

晉侯朝王伐衛

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餘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諸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

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謀。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因人而過。猶鑑遇嫫母而醜。本

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猶木託秦華而高。本非木之高也。為善由己。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即位

而朝王於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然則

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則吾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果足以為

善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

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

人何有。使晉襄之事。周春秋朝覲。史不絕書。亦晨省昏定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况甫陟周之

晉非人君何以責他人之朝此非人之

庭遽傲然自足。鳴鐘擊鼓。凌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世有妄人嘗拜其父者。他

何以責他人之拜其非特正是相等伯父謂帶嘲笑然據其情確是真確是

日執塗人而責之曰。我嘗拜父。汝何為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哉。晉襄之責衛非此類耶。

雖然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大學之道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似有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耶。

非也。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

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論。用為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

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故力辯之。以告吾黨之士云。

邱瓊山曰

妙解若環

焦弱侯曰

尊周大義齊桓晉文皆由是耳豈但朝王於溫哉此五霸之所謂假之也

鍾伯敬曰

中拜父一喻寫景愚之狀可發一笑

孫執升曰

欲衛之朝己而朝王是非尊周乃自尊自尊者無周矣中責以君父交義後論無己非人庶幾不惡而嚴

朱字綠曰

小小結構氣緊亦復凌厲無前

張明德曰

目無天王已非一日而乃假以尊王之意聲罪致討

殊屬可笑篇中以父喻君以子喻臣以子之事父喻臣之事君極平常語却寫得一種呆人說夢之妙伯恭以嘲笑作為文字讀者當為絕倒

宋蕩意諸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執昭公之黨司城蕩意諸來奔致節于府人而出十六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

君何冬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面政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

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我識之高下。予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

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不明矣。吾夫子譏賜之方人。而自操春秋褒貶之筆。豈遽忘前語

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當是時。奔走於君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肩袂相屬。至於安受昭公之賜。橐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追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讎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讎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未有名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釁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救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心以謂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前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萌。斯時也。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應前

痛其非

此以冷語愧之

朱字綠曰

胡氏謂蕩意諸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者三子閔其君而見殺春秋所取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止坐待其及禍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東萊文約略本其意○正救調護

擊斷三者俱無徒一死寧可說盡庸臣之態又推到無難則忍恥以死身有難則捐身以刷恥言似深文而亦切中情事君子當隱然於是言○方正學論豫讓大約本此然讓欲為主報仇不克而死較後世自經入井者為更勝也甲申之事泥首賊庭者不足論其賢者

多以身殉國錢景論之曰古之失天下者不稱同死社稷之為賢廉死商之亂惡來哭紂之尸皆不可以為忠長惡亡罪之大者也春秋弑君三十六死難者三宋華督弑其君與夷而及孔父宋萬弑其君捷而及仇牧晉里克弑其君卓而及荀息然皆死於賊非自裁

也衛之石碚號純臣不死州吁齊晏嬰稱賢相不死崔杼周公召公著績共和不死流亂人臣謀國之忠豈徒賢於一死哉三代而下死社稷者多有近代莫不稱文信國其入燕也三年而後死丞相博羅誌之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知其不可何必強為信國曰父母有疾

雖不可為無不下樂之理由是言之信國豈徒拱手以天下與人而第以身殉為烈耶崇禎諸臣議論紛更使天子無終朝之令進人不

必舉其忠良舉人則必張其朋黨政以賄成爵以賂冒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及大事既去曰吾死已耳是社稷可墟國君可亡天下可拱手授職所稱謀人之社稷謂何而徒以死自勵也其言與東萊相發明故附錄之使後之君

子讀之知後之節不能賄前之罪庶不以蕩意諸自處而扶危定傾豈謀於未敗之先矣

而不書正在知其禍之將及而不能早為之計死亦何濟于君乎東萊應觀往事知三代以下死社稷者多有往往以天下與人第以身殉為烈意諸所為大率類此文失寬其罪後謀其心譽自譽責自責各不相家說到以後之節賄前之非云云更覺愧死可見扶危定傾

當預圖于早也

楚范山請圖北方文公九年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廐及樂耳

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樂卻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詞外而

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誅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方城漢水之間果何自而知靈

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

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迄無定說至於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嘗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寫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不君基於始而成於

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

踰於衆人乎。亦有所蔽焉爾。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公政

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

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

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晉主夏盟

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拊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玉帛瑞節。猶文襄也。芻

粟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詞令。盟約要束。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蔽雖厚。而人自見其薄。

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吁。范山其妙於觀國哉。

王鳳洲曰

東萊文字妙處。在必究其原。

袁中郎曰

觀其雋秀處。直據歐蘇之上。

鍾伯敬曰

構思深細。人服其論理。下筆疎宕。吾賞其多姿。

孫執升曰

道

宕逸唱歎有餘韻。而詞意工整。俱經百鍊。近蔽遠明。尤為論事卓識。

朱字綠曰

近蔽遠明。說得可畏。詩所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殆謂是也。人君知此。則所以謹於言行。以待十里之應。違者不容忽矣。晉靈之立。也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

衛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於虎牢之境。似能睦鄰矣。已而殺先克。先都。殺孟耳士。殺其鄭父。國內大亂。故來范山之謀。東萊謂拊循諸侯。不減先世之舊。而歸之於近蔽。遠明。恐亦不盡當時情事。晉自文襄而後。被弑者靈厲二公。靈之失德。不甚著聞。然委政趙氏。未能自

行一事。會盟征伐。弗復親行。而以熊蹯殺人。彈人於臺。而觀其避丸。其及禍有故。若厲則勤於諸侯。遠追文襄。後啟悼公。魯伯之執歸於京師。所為伯討。想齊桓晉文。治於近之徒。以多外。雙除強族。身遭絀逐。死後猶被聲名。吾友方靈。舉力辨其誣。足以解千古之惑。其說甚

詳。今不及具載。

張明德曰

近蔽遠明四字。根究其本原。洞見肺腑。精思卓論。以一唱三嘆而出之。百鍊鋼亦遠指柔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乃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楚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

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敢愛死以亂官乎。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
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_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然則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窘辱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其易之地。而坐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之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嘗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倖取。人固可以名欺。雖吾君亦將以直道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挾哉。按衛侯之腕。人知涉佗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充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邱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楚子異日遣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始知前日之虛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惶惑而言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

以不能停免後長作鎖以起下虛名受禍

夾正意

死哀憐至此。向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

何怯耶。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

餘文了。前換字。鎮案不漏。

是哉。自古以來。挾外以為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外。宋人豈懼夫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王聖俞曰

小人虛憍情狀無不寫出

朱字綠曰

形容申舟以幸得名。處心滿意。定真有左顧右盼之雄。跌下得名。即所以受禍。其前壯後怯之狀。如在目中。筆筆靈快。亦復宕往無前。

張明德曰

始無畏之戰。辱宋公席。強楚之勢。以威震天下。人以為直詞勁氣。挺身犯難。而不顧及楚子異日遣使過宋。而不假道。乃惶惑悚慄而言曰。鄭昭宋卑。晉使不害我。則必死一人。而前後異詞。向之氣概何在也。形容得小人情態。前壯後怯。如在目前。彼天下之倖得名而不顧其後者。三復斯文。通身汗下。至其文情之橫溢筆致之跌宕。則又驚秦漢而上之。

長狄

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而莊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邱。獲長狄絳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于是以門賞而班。班食其征謂之。而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敗。久矣形之不足

恃也。造化一機。坯冶一陶。陰翕陽張。萬形並賦。遇川澤則黑而津。遇墳衍則皙而瘠。遇原隰則

造化無心。萬物一體。可參齊物論。

豐而瘠。遇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懷受其形者無恩怨。是故鷗鵬不以大自夸。蜩鷃不

以小自慊。冥靈不以久自喜。蟪蛄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為己有。固已得罪於鑪錘。况敢

步步回顧恃字

恃之為暴耶。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

而專伐蔡之勳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恃者亡。尫羸么麼。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

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耶。長狄之種。其軀幹絕異於人。是亦偶得一氣

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蔑上國。每出輒敗。種殲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之累耶。

東西南北。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賦形。與他處等。彼必安其氐毳。甘其湏酪。未必敢

與上國抗衡。詎至此極耶。惟其偉岸自伐。故飛揚跋扈。塊視秦華。埜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踣於

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蕩無炊火。未有晏然而不為害者也。

貌虎之猛。形實驅之犬馬之馴。形實束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一受其形。雖欲已而不能

自己也。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

項羽暴。賦其形者非有異。特制其形者不同耳。小心翼翼。微柔懿恭。忘其十尺之高者。是亦西

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焦弱侯曰

似子非子別饒焦永之味

朱字綠曰

說形不可恃引物連類抑揚反覆足以發憤感之意而懲狂暴之心。徐偃王目可瞻焉。仲尼面如蒙。俱周公身如斷。葛巢陶色如削。瓜闕天狀無覓。廣傳說身如植。諸伊尹

面無須屢萬跳湯偏堯舜參子聖賢之形不同唐人取士以身言書判定制於此數人當何以取之耶

張明德曰

開首引會稽昆陽二事已將題之大意道破後擒定一形字長引曲喻言形不足累恃形乃足累中間更透發恃字無一

意不確無一字不爽後又說到聖凡不以形限不以地限此又眼空一世具此大手筆方有此大文章

周公閱王孫蘇訟于晉

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孫蘇而後使尹氏與聃啟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文王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

者以二國之向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法。虞芮之訟

爭田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倔強於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爾吾嘗持是以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周道既降虜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濟於列國至匡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照臨萬國大彰淑慝外薄海隅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階祀之訟則國之置王將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其質成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紂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匡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袞號稱天子顧乃企足矯首待晉之予奪以為輕重何其衰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匡王之無恥甚於紂也周之頹敝甚於商季何為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心不及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季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行境內凶虐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猶不得專雖欲淫侈誰聽其掎克雖欲凶酷誰受其

推勘精確

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強弱晉雖陽尊貌敬不過以邾莒遇之耳

快論

快論

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散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於六七君之列乎至於匡王枵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政刑舉不在己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償之商猶有起復

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奄餘息繇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曆之言吾斯之未能信。

朱字綠曰

王臣左右之訟王不能自決而取乎於晉固生出虞芮質成始終以商周對勘到底中說到商紂猶能自操其柄周匡則已早委其權奇確無比具此識見故能自成快論。商有權而周無權是已然謂晉非不取無足取者亦未盡然周自建

國以後雖有穆之盤游昭之不復厲之流彘臨之舉烽火之東遷數經大故而國祚無改者當時天子唐無私天下之意故當時諸侯亦本無取天下之心五霸迭興七雄競出而齊威王秦孝公猶行朝禮先王之教所以浹洽而流行者愈久而愈未嘗忘也是則天下言朝

張明德曰

王臣左右之訟不能取決於王而下訟於晉天子僅一守府徒擁空名何益也引虞芮質成一事借商周為對証見得紂雖無道已極而猶能操天子之柄以轉移天下周王已早委其權此千古確証快論天開有軀有識讀此等文而不善生

發者必為聾瞶東萊先生謂周不足取當是指天子禮樂刑政之大權舉不在已故言不足取耳確在大處落筆識者以為畿內之地猶多於陽樊溫原櫟茅之田若謂不足取而棄之晉非庸者斯言也仍不失為世俗之見未可以測先生之卓識也愚謂晉果以畿內之地為意則朝王請隨之時何不轉而為請田隨虛名也田實惠也不請田而請隨可見晉雖雖霸亦當以禮樂刑政為重也重在禮樂刑政而禮樂刑政之權已下落矣而何足取之有前貪後廉云乎哉書此以待高明定論

狼臆死秦師

文公二年春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敗賜之師戰于般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

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臆于是乎君子

將狼臆先許一番筆情深遠

狼臆之死左氏之所譽也然臆烈士也回犯上之氣而為徇國之勇雖非中節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以臆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怒者耶臆雖往矣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之譽也請得而備責之人心當知所止非可出其位也惟各止其位故冉有之用矛不為離齊顏回之後至不為懼匡曾子之避寇不為畏越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皆止其所止而已

矣。狼矐前日為右死敵可也。既不為右固可以止。今乃無職而侵在職者之憂。輕進而死於敵。

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雖所成之功。壯偉勁厲。外為人之所譽。而一心之間。實忿懣

對症藥石

怨恨之所集也。當矐赴敵之時。忿懣怨恨。交衝競進。含毒而沒。雖得千百年之虛譽。豈救其心

之擾哉。我實清淵。人以我為汙渠。於我何損。我實邱垤。人以我為華岳。於我何加。君子當觀其

即不出位意

在我者何如爾。人之毀譽何有焉。九原可作。吾意狼矐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之譽也。

王鳳洲曰

將貴狼矐先許其烈文字
紆徐答與而意亦新奇

孫執升曰

責狼矐無奇詞意甚嚴謹。責吾者愛吾者也。譽吾者寬吾者也。願受責不願受譽。亦是規責之語。

朱字綠曰

前日為右死敵可也。既不為右固可止矣。四語鐵案如山。狼矐不肯為難而死敵。以明勇卒以致命。遂志獲彭衡之勝。故左氏以君子之竊謂矐於此時雖不為右亦有師旅之責。與願回之為弟子曾子之為師不同。縱未免以憤亡軀。然於人臣事君之道。未為失也。恐

左氏之說不可盡非

張明德曰

君子盡其在我。不以人之虛譽為譽。始不愧于生。不愧于死。狼矐之死。死非其時。篇中不死于右而反死。於不在位之時。一語破的。有論古之識。方可以為傳世文章。至其短兵相接。尺幅中有千尋之勢。此與可

畫竹也

東萊先生責狼矐詞並不奇。而論者以為矐於此時雖不為右亦有師旅之責。縱未免以憤亡軀。然尚不失人臣事君之道。意臣之於君。果可以違憤為事耶。幸而昔師無恙。大勝而回。倘其不幸因之而敗。不亦償軍國之大事乎。規責之語。似未可少也。

楚人滅江

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於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天下之可懼者。惟出乎利害之外。乃能知之。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而舟外之人為之懼。

酣醉怒罵。席上之人不知懼。而席外之人為之懼。身游乎吉凶禍福之塗。心戰乎搶攘爭奪之

境。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春秋之世。王澤既竭。反道敗德。亂倫悖理。不可概舉。至如滅國之禍。

尤所謂慘烈而可懼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封殖於唐虞。長育於夏商。溉灌潤澤於文武成康

之際。廟陳四代之鼎彝。府藏百世之典籍。朝有世臣。野有世農。肆有世工。市有世賈。雖叢爾小

國不知幾人之力。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於斯也。一旦忽為強暴之所凌滅。繫其君而俘其臣。墟其宮而遷其社。刊其木而堙其井。此豈小故也哉。而當時之君。視之恬然。此無他。惟處於危亂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也。秦穆公於江之滅。獨怵然戒。惕然悟。避朝貶食。不勝其憂。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之真者乎。穆公信能推此懼心而充之。視天下之諸侯。國一滅則心一警。心一警則政一新。固可離危亡之門。而得治安之基矣。豈止西戎之霸耶。

孫月峯曰

典雅似國語

楊升菴曰

正論說得凜凜畏人

孫執升曰

戰國相殘滅秦有吞併之志其視利害為切矣然列國之君處堂晏然乃見秦穆之憂深慮遠謂伯業之基在此一懼亦

可

朱字綠曰

事內不知懼事外知懼亦是近蔽達明之意中間鋪揚立國一段生氣勃然

張明德曰

懼不於近而於遠此亦近蔽達明之意總之東萊擒題有斬關直入之勢不作鋪張套語中間立國一段

尤得主宰

陽處父

文公五年晉陽處父驕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則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

去

至書無悅人之淺效。而有化人之深功。至樂無娛人之近音。而有感人之餘韻。凡天下之理。不能窺於未得味之前。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昔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子貢初見。挾其智而傲之。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彼陽處父何人耶。甯嬴一過諸途。躡屣擔簠。從之如不及。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陽處父雖能致甯嬴於一朝。而不能留甯嬴於數日。孰優孰劣。